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五十三

宋 呂祖謙 編

奏疏

上皇帝書

宇文之邵

陛下初即大位念萬世無疆之業詔求闕失開闢言路可謂誼主矣易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處家人之初當端其本以保終吉民之所以望而則效者常在於人君繼統之始此安危之機不可不愼也昔成湯旣

沒伊尹奉太甲以見厥祖戒之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陛下新服厥命惟以祖宗為念以天人為畏則小大之事不懈矣宋之有宋百有餘年陛下一日南面而享之固宜跡其所得之艱難夙夜栗栗以勤負荷承思太祖之武太宗之文真宗之畏天克已仁宗之寬大慈仁英宗之勵精庶政立則見五聖於前行則見於側坐則見於堂食則見於杯杅之間詩曰天難諶斯言天不可不畏也書曰民可近不可下言民不可不畏也去歲以

來千里不雨近者畿甸遠者河北京東蝗螟蔽野穀價
涌貴重以山陵之役京西民力尤為彫敝臣竊恐萑蒲
之盜或貽宵旰之憂為今之計不過多鬻爵以濁入仕
之流廣度僧以奪可耕之民終非計也願令被災之郡
許富者舉息於下户官給以質驗待豐歲償其所貸逋
官為治之其息不過一倍此有餘貲者樂為而瀕死之
衆可救溝壑之命陛下又責躬引咎寛獄訟出宫女斥
裒歛之吏蠲苛虐之政罷無名之費省勦民之役凡所

以蠹政而名乖忤之氣者舉更革之如此則大異可塞
王化可興也京師者諸夏之本也今薦紳之士不勵名
節而以勢利離合器皿衣服窮於侈麗車馬宮室過於
軌制姦聲亂色盈溢耳目衢巷之中父子兄弟輙敢肩
隨孰謂王者之都而風俗一至於此哉願陛下思所以
澄源之法以禮節廉恥磨切臣下崇奬敦厚而都下亦
少為之厲禁滌去佻薄之弊淫瀆敗教之具一加遏絶
凡侍從輔弼宜慎簡修絜方嚴之臣俾宅其任以允清

議古之求賢者數路以取之寵以好爵厚其禮命惟恐其去也而猶有三聘而不顧者有閉門而不納者有踰垣而避之者臣諫於其君而三不聽則去之其至於郊也君必使人要之年七十而致其事君不聽則必以几杖錫之猶有不稅冕而行者有辭三公而為人灌園者今日仕進之門國家直患不能塞之爾科防日增格令日繁來者日甚拒之日峻猶有假名氏以竊官號匿苦塊之哀以干寵禄少者增齒以希蚤仕老者匿年以幸

晚禄譬之隄防之壊塞其一穴一穴又決蕩然莫之能止也今限年致仕著於令矣又患其去之不速令於門闕以示百僚而猶不知止者其可痛也陛下盍稍補其弊隆於待士之意示之以至廉之實使衣冠者人人自重庶幾風教之美少近於古去歲諒祚猖獗七八萬衆突至大順廟堂無竒筭守邊無良將臣竊為朝廷憂之慶厯間縁邊之民不解帶者七年國用大窘三將淪沒而功不成者陛下知其然乎其患在於彼兵常合而我

兵常分也六路兵亡慮二十萬而二十三州二百餘寨分屯保戍則是我兵雖多而散在處處也賊之來也大則六監軍衙頭一時俱發小則隨處寇掠邊城一面受敵則所與角戰者無幾而城寨之兵又各有所守不可會集衆寡不敵則乞師告急救兵纔至賊又已去今賊常以合兵擊我散兵而我常以不敵之衆當其鋒此慶歷之失也今不改前轍則後車又將覆也觀今之勢其能深入賀蘭收復十四州以為我有也乎臣知其不能

也其能如先朝之舉五路進軍直擣其巢穴乎臣又知其不能也計令之利莫若詔諸道分勒所部將伍符尺籍而規畫之若干以為守若干以為戰若干以為救兵救兵必使與戰兵相近而駐於喉亢之地則可以應猝而不失機會也唃氏嘗為元昊所殘南徙歷精亦宜厚其種族共為聲援以蠻夷攻蠻夷計之上也吐谷渾者今之文扶羌是也其俗隨水草遷徙食肉衣皮毛無堅甲利刃臨陣擊刺之技不及於他夷仰給我之泉茗繒

帛我與之通者亦特以其馬也今陰平之民歲苦重役者勾馬户也凡羌馬之來則使之資給費公私之財甚多而所入之馬不足以備國乘不足以戰也邊吏養羌非不厚也而去歲反有安昌之變塞上之民切齒且安昌之羌與南路屠蓬羅多留罨林諸寨之羌一也今閉安昌之路禁其出入而諸寨之馬貿易如故是何異一室而多門者杜其前而闢其後乎臣之縣所管萬户而居民蕭然者其弊實在於羌也至和講解之後約不敢

犯邊而去歲火我三寨驅殺士卒國家以奉西北敵者勢不得已也今又驕寵小羌而足其無厭之求乎臣愚以為不若杜塞衆路使不得入而絶市無用之馬益以一旅之兵列置諸堡則邊民小安矣為政所重莫急於農且耕則得食不耕則不得食繫其身之損益也長民者何與焉夫各治其田以厚其生者百姓之私節授民事往而立官以勸課之者人君之公也詩曰曽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此天子之勸農也又曰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此諸侯之勸農也今監司郡守皆以勸農為故事而未嘗省民臣願立考課之法以農政為殿最言之似迂而富國之良術也郡縣之政類多因循而不甚治者臣知其由也上下牽制不得盡其才故也千里之郡不能興利除害受制於監司也百里之邑不能興利除害受制於郡守也郡縣之吏寧違天子之詔條而不敢違按察之命蓋違天子之詔條未必獲咎而違按察之命其禍可立而待也

令一伍之長一卒之正以法治其所部上不問其所為也今為民守令而其勢顧不若卒伍之長郡縣之民習知其勢之弱而不畏服其敎令此獄訟所以益多也臣願精選監司必以清望假守令之權責其實效庶循良之吏有聞焉凡臣之所陳明詔之所求也然臣尚有至忠不敢嘿嘿又為陛下極言之臣聞疾未兆而先治者善醫也夫居憂而約居樂而泰人情之常也今陛下處則諒闇服則端衮行則苴杖無紛華之事交戟於前誠

能以此時遠念將來之失慎微杜漸克己復禮使其志一定則他日雖有可欲之物亦無以勝其習成之性也伯益之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傳說之戒高宗曰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夫舜起於耕稼陶漁高宗遯于荒野極知小人之勞而二臣猶或以此戒之況陛下生長富貴臨御方始則安可不豫為之防哉願陛下聽政之間則命通經之士講明古訓究觀敗亡之主以自創艾盡孝兩宮咨諏故老則恐懼修省習而成性矣臣誠私

憂過計三載變除之後永厚陵土漸乾而陛下憂悼之心又已衰殺服袞冕憑玉几日有靡曼之色耳有要妙之聲凡所以娛意者畢奏於前自非信道之深孰得而禦哉老子曰塞其兊閉其門終身不勤正在於今日也

論責任守忠乞一切不問餘人　傅堯俞

臣伏見内侍任守忠以罪降黜中外聞者罔不快抃罰一勸百固可以破姦猾之膽臣職司風憲失於彈劾聖度回怒幸赦而不誅猶敢有言者冀陛下重加矜察臣

謂大姦之去其遺過餘惡方日有上聞小人無知或伺隙修怨技詞蔓說往往浸及善良疑似之間不可不察陛下若更加推究讒間且將復起況守忠據權之久附離者多深慮左右之人有所疑思望陛下沛發德音自此一切不問則天德加厚而人心易安惟皇太后之慈仁布聞四海舉神器大寶傳付陛下而陛下挾堯舜之資以天下養將用誠孝以鼓舞萬物奈何使解構之語得行其間今罪人投竄皇太后必渙然疑釋陛下緣此

當益加禮意務盡其懽心則天人交欣共為陛下之福陛下即位勵精勤儉日月未久遽以金珠事聞臣切為陛下惜之過而能改可無深慮臣言甚忠懇惟陛下留神省覽

論蔡確既貶請寛心和氣　傅堯俞

臣近覩蔡確狂悖陛下神斷不疑下合人情上明邦憲雖一以公議裁之固未嘗臨之以怒然豈陛下之所樂者哉況聽斷之際亦須少勞睿思愚臣妄度竊恐陛下

海嶽之量不能無少忤而未能忘懷也中外側聆日增驚惕臣聞之於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事至以無心應之既往若未嘗經意此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者也願陛下寬聖心省浮念游精太清以固真粹陛下之氣和則上下之氣和上下之氣和則天地之和應矣唐栁公綽奏太醫箴以諷憲宗曰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憲宗謂曰卿愛朕深者臣無公綽之才而有其誠臣以為今天下事莫重於此故

惓惓而不能自已惟陛下毋易臣言留神省察取進止

論君道　　　　　　程顥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駮雜之政所牽制一作滯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

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間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選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溥末俗嘵

嘵無復廉恥葢亦朝廷尊德樂道（一作義）之風未率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一作正）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論王覇

程顥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覇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覇者崎嶇反側於由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

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為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况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為能克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

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為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已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

一而後可以為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葢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為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錮之弊為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為害大矣臣獨以為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

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為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茍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為而返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霈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論十事

程顥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一作稱）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為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

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跡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宫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

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為者固可槩舉然而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令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

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為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葢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敎始

乎鄉里行法於比閭族黨州縣鄰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田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於農則將貽

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為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横饑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為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

田務農公私交為儲粟之法以為之備此乃亦無今古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困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足觜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偽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為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

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材木所資天下皆以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

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姦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而損益之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為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為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疎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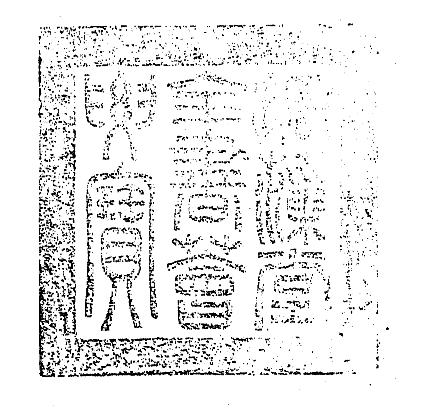
論新法

程顥

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葢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决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為者也况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

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小有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揺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

宋文鑑卷五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舉人臣李克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五十四 五十五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宋文鑑卷五十四

宋 呂祖謙 編

奏疏

上皇帝書

蘇軾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

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彊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絶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彊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

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服彊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臣散則為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

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已然苟非樂禍好狂輕易喪志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産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為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

為厲已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彊亦以
名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
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
不納車裂以殉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
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彊是以君
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
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名蘇峻未必
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

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内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為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

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
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尅
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為欲復肉
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
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
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
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
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

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海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讒慝而名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

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葢事已立而迹不見

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法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鬭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鋭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

曰謀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遺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

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揚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為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為客以少為多及使百官集

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而讀之觀其所行為是為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為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為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

同而惡異古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日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茍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幣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

方遺利葢略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録用若官私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工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争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

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為側近冐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揺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壊所怨田産或指人舊業以為官陂冐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戸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

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為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御軍之

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為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户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户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税之外别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税取大歷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税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税既兼之矣今兩税如故奈

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賦之外別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

無以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爾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没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

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新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陜西糧草不許折兊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

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論議已揺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决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户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羸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于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

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
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
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
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
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亦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
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
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
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

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縁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縁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争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

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廪禄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

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陛下以為墝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税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為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為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駡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駡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

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勸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歴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彊與弱

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彊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彊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弒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逄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

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
趙復河隍力彊於憲武矣消兵而龐勛之亂起故臣願
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
彊使陛下富如隋彊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
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
天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尫羸而壽
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尫羸而無害及其
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

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猒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彊陽根本已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黄覇循吏也

日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為度支專用果鋭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為相祐甫以道德寛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相望庶幾貞觀及盧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寛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

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鋭勇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

以為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為能文以矯激不仕為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徹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為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為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況其他乎世常謂漢

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鋭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踈而欲以困中行説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説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歴艱難亦必自悔其説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

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號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禄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為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

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荐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而巧佞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

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以振監司之體各懐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内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内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

内重内重之弊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
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國家
租賦總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内重恭
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
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歴觀
秦漢以及五代諫争而死葢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
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
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

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蓋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鋭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

為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綱紀孰大於此臣自㓜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典禮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争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習慣成風盡

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茍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茍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茍平居尚不

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茍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羮同如濟水是故孫寶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座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為異論如近

日裁減皇族恩例刋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筭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詞然至於所獻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為桀紂劉毅以晉武為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册以為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

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為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為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名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鋭聽

言太廣又俾述其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
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
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
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
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
恐天下以臣為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
書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吐
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

之至

宋文鑑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九百七十八 集部

宋文鑑卷五十五

宋 呂祖謙 編

奏疏

徐州上皇帝書

蘇軾

臣以庸材備員册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為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輙伏私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

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缾竭則罍耻脣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為盜賊為患最甚因為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焼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畧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

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為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絶人喜為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為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

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衆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為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為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即為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産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户之財以嘯名

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巳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使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材如吕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為國興利而奪彼以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為利國監之捍屛今三十六

治治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饑寒亡命彊力鷙忍之民也臣欲使臣治户每治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郤刃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治户為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治出十人以自衞民所樂也而官又為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治户皆悦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謀矣徐城雖嶮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

人耳臣欲乞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
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
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為一其去
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為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産精石無
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
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為金
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
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為逋逃淵藪盗賊每入徐州界

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言為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廵檢公事必有以自効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為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即行往返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

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是以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為盜臣自至徐即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朞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為諸郡之冠陛下遣勅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

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隷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縱横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令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

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輙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略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濟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彊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為每郡可歲别給一二

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葺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為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鷙勇悍可任以事然

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士争得失於毫
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
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
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為五路之士
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
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為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
故得士為多黄霸起於卒吏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
嗇夫邴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

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争為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趍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為之制令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

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禄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税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閥書其歳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途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

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為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為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

論治道二首　　蘇軾

道德

人君以至誠爲道以至仁爲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爲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爲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僞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腹未有父子相圖心腹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絲毫之僞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脉如人飲酒先見於色

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千里之外彊者為敵弱者為怨四海之内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親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甚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也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行之當獲四種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

而國安以天道言之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
古今已試之效也去聖益逺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
術文姦言以濟暴行為申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
不學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為人父而用術於子其可
乎為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欲窮
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
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斂則曰吾以強兵革
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

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捨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為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已已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為人主之威福而

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惠愛如是則予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桓靈之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刑政

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寛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約法三章蕭何惟定律九篇而已至於文景刑措不用歷魏至晉條目滋章斷罪所用至二萬六千三百七十一條而姦益不勝民無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今編敕續降動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謂當熟議而少寛之人主前旒蔽明黈纊塞聰耳目所及尚不能盡而況察人於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六察專務鉤

考簿書責發細微自三公九卿救過不暇夫詳於小必畧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踈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責宰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繁重窮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過也不可以不變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先王之理財也必斷之以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而已是以辭正而民服自漢以來鹽鐵酒茗之禁稱貸権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辭曲而民為盜今欲

嚴刑妄賞以去盜不若損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夫興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費以養財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之本而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本搖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宮室城池之役南蠻西夏之師車服器械之資略計其費不下五千萬緡求其所補卒亦安在若以此積糧則沿邊皆有九年之蓄西夷北邊望而不敢近矣趙充國有言湟中穀斛八錢

吾謂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不待煩刑賊民邊鄙以安然為人臣之計則無功可賞故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者皆為身謀非為社稷計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憂而徇人臣之私計豈不過甚矣哉

因擒果莊論西羌夏人事宜　蘇軾

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果莊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為災

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乞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横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既罷和市亦絶虜中疋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聞葢不可勝數饑羸之餘乃始欵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疋歸鬻之其民疋五六千民大悦一使所獲

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既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為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捨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鄂特凌古棟戩之賊臣也

挾契丹公主以弑其君之二妻棟戩死匿喪不發踰年衆定乃詐稱嗣子偽書果莊溫錫沁等名以請于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果莊等以鄂特凌古當立不當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鄂特凌古真汝主矣汝能臣之如棟戩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既立之後必能統一都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釁自彼生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既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之果莊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

慮此專以省事為安國因其安請便授節鉞鄂特凌古自知不當立而憂果莊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果莊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雖既往不咎然可以為方來之監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兇狂輕用其衆故其為邊患皆歷年而後足定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方內自相圖其能以

剗殘呻吟之餘久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
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於遠
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鄜延五寨
好請不獲勢脅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此耳
今者竊聞朝廷降詔諸路勑勵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
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
切以謂開之太易納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
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若聞果

莊之捷或漸有欵塞之謀必將為恭狠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媮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勑諸將若夏人欵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勑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欵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茍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却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

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返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邪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候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己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翕之必固張

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為無事者臣竊以為過矣夫為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鄂特凌古之請人人知其不當予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此不

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委曲而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

論內中車子爭道亂行　　蘇軾

臣謹按漢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楊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略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虙妃言婦女不當與齊

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任鹵簿準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齊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況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齊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衞爭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干勾當人施行

宋文鑑卷五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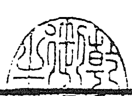
謹案第十三頁前五行果莊舊作鬼章今改後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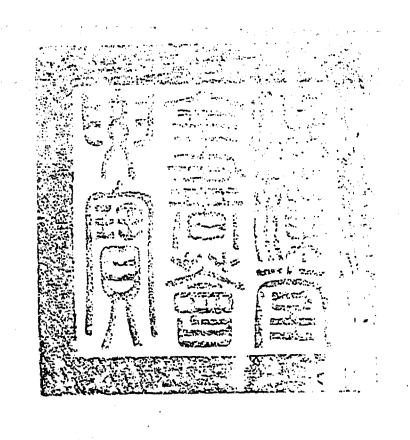
此

十四頁前八行棟戬舊作董氈今改後倣

此

後二行温錫沁舊作温溪心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舉人臣李克文

謄録監生臣程元昺